

「『黃永玉』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」評選多元化

吳長江：創造性獨特性是重要考量因素

香港「黃永玉」

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

「香港『黃永玉』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」評審工作會日前在中央美術學院舉行。該計劃專家委員會導師，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、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吳長江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，在當下，推出以黃永玉先生命名的青年藝術家扶持活動，意義重大。年輕人學習藝術和創業面臨諸多困難，黃先生的藝術影響力巨大，以他名字命名的活動，可以吸引更多關注。

當被問及今次評選青年藝術家版畫作品最看重的核心素養時，吳長江表示，創造性、獨特性是重要考量因素。同時，青年藝術家在版畫技術、理念、表達民衆生活等方面各有側重，評選亦呈現多元性，鼓勵努力向前的年輕人。

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

談及黃永玉，吳長江眼中滿是敬意。他告訴記者，自己是1978年考入的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，隨後留校任教。雖未直接在版畫系與黃永玉共事，但通過前輩、老師，了解到許多關於黃永玉的有趣故事。上世紀80年代中期，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一套大型院校版畫集，讓吳長江與黃永玉有了聯繫。90年代，他曾多次參加黃永玉在萬荷堂組織的活動，還曾帶速寫集給黃永玉看。

40餘年藏區寫生繪雪域

在吳長江看來，黃永玉的經歷和藝術追求對青年藝術家有諸多啟示。「黃先生是中國當代美術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美術家，他的藝術涉獵範圍很廣。不僅在版畫領域，在木刻、水墨畫等諸多領域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。」他說，「黃先生不拘一格，學養深厚，其藝術思想、創作理念和生活智慧都融入到了教學之中。同時，他歷經戰亂時代，生活磨練賦予他廣收各類文化營養的能力。」

回憶早期接觸版畫藝術的契機，吳長江說，在天津藝術學院附中上學時，他就開始創作並參加全國性展覽，後選擇報考中央美院版畫系，覺得版畫藝術獨特且有魅力。在中央美院學習期間，他得到



▲吳長江作品《夏吾才讓夫婦》。



▲吳長江作品《尕娃》。

吳長江簡介

吳長江，1954年生於天津，1982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並留校任教。曾任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主任，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書記，中國美術家協會第六屆副主席，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七、八屆常務副主席。現為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、中央美術學院教授。他的創作跨越版畫、素描和水彩等媒介，着重展現青藏高原俊美的人物和純淨的精神世界，曾多次獲全國及國際專業獎項，並在北京、深圳、馬德里、東京等多個城市舉辦個人展覽逾30次，出版個人畫集超過30冊。作品被國內外多家公共機構收藏。

李樺、王琦、伍必端、梁棟、楊先讓、宋源文等老師的悉心教導，老師們將藝術理想和創作傳授給年輕人，讓其受益匪淺，慶幸自己選擇了版畫。

在藝術創作道路上，吳長江與藏區有着深厚淵源，40多年來幾乎每年都會去藏區寫生。他的版畫作品多採取黑、白、灰調子的素描方式，突出大面積黑白色調或灰色調的對比變化，營造雪域高原特有的單純、寧靜、清冷而深遠的空間，呈現出清晰的個人面貌。這種藝術靈感和繪畫語言來自其高原生活的親身感受和獨特發現。常見於他畫面中的黑色或灰白色的藏族人物和馬匹、牦牛等物化形象與咫尺千里的開闊背景和諧統一，幻化着空靈境界中活躍、充實的生命痕跡和精神場域。

吳長江表示，藏區民衆鮮明的形象特徵，質樸、強悍的性格，以及雪域高原獨特的文化背景，都深深吸引着他們。「有一回，在青海的一個草原上遇到一位騎着馬的藏族小伙子，形象充滿原始粗獷的力量，便把他叫下來，好說歹說畫了十幾分鐘一張速寫。得知他住在海拔4300多米的甘德縣後，便兩次前往寫生創作。這種文化不僅是外表的震撼，更給人很多啟示，是人類原本面貌的直接體現。」他舉例道。

談及40多年來藏區創作的變化，他表示，思想上有變化。早期他描繪藏區日常生活較多，如今高原變化很大，但他始終堅持表達人的情感。直至今日，古稀之年的吳長江依然時常奔走於北京和高原牧區之間，探求藝術真諦。

冀進一步拓寬傳播途徑

教學方面，這十幾年來，吳長江有時會到院校做講座和創作輔導。他表示，很多人不適應高原創作，但可以通過教學的方式讓年輕人了解中國地域廣闊、文化多元、民族融合傳承的獨特之處，從中汲取營養。在創作呈現上不一定局限於畫高原人或藏族畫，而是要引導他們不斷探索。

吳長江還強調了堅持與開端的重要性。他表示，各藝術院校的畢業生及高年級版畫學生創意新穎，作品潛力大，期待後續能進一步拓寬傳播途徑，加強網上發布與院校參與。

在探討中國版畫在國際舞台上的發展時，吳長江指出，隨着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和文化影響力擴大，中國當代版畫在國際上獲獎數量增多，被越來越多人知曉。「『觀瀾國際版畫雙年展』已堅持十幾年，從早期中國版畫與國外版畫在技術和表達方

式上的差異，到如今中國年輕一代版畫家作品成熟、多樣且創新，人們並不會感到中國版畫與外國版畫有很大的差異。」

吳長江的藝術人生，是對版畫藝術的執著追求，是對民族文化的深情眷戀。他希望，有更多青年藝術家將在中國版畫的道路上不斷探索，傳承和發揚這門獨特的藝術。



▲吳長江作品《青藏高原》。

即便已經臨近深夜，16日晚間的上海大光明電影院的一處放映廳仍然座無虛席，在熱烈的掌聲中，香港導演陳可辛來到觀眾們中間，在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「電影學堂」與大家分享數十年的創作心得。此前，大家剛剛重溫了他的名作《投名狀》。回憶起這部職業生涯「最難」的作品，陳可辛卻很少談自己，而是反覆讚揚劇本、演員和觀眾。

「身為一個香港導演，都是從市場裏面長大的，我們永遠都不習慣被叫藝術家，我們就是電影的工廠流程裏面的一個管理員。每一部電影都是所有的優秀藝術家，包括演員，包括攝影師，包括美術，包括剪輯，包括編劇去壘起來。」所以當有觀眾問起他《醬園弄2》什麼時候會有，他也強調，要看觀眾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帆（文、圖）

▲陳可辛的大師班座無虛席。

陳可辛上影節大師班分享心得

「觀眾是電影創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」

時隔多年帶着新作重返上海國際電影節，陳可辛和與他合作了12年的編劇張冀對談起《投名狀》。因為，這正是陳可辛「人性三部曲」開篇之作。從此片開始，他告別了早期「漂泊三部曲」（《甜蜜蜜》《雙城故事》《如果愛》）的情愛路線，開始着眼於對人性的研究和探討。同時，也為中國電影商業化進行了一次艱難探索。

流媒體無法替代影院體驗

在陳可辛的堅持下，這部啟用九位編劇的古裝巨製，顛覆了所有商業規則：李連杰幾乎沒有打鬥，戰爭場面僅佔全片五分之一。在陳可辛看來，《投名狀》更接近於「文戲」而非「武戲」，更接近於「戰爭片」而非「功夫片」。他想探討的是人性的黑白灰以及每個人在時代洪流中被裹挾的命運。「從黑白灰開始，結果遇到了比黑白灰更大的問題。開始我只想拍兄弟情義不那麼可靠，人性的黑白灰很難分辨，拍完之後再看，發現講的是人跟時代是不可能對抗的。」

陳可辛直言，《醬園弄》也是在表達類似母題，「裏面所有人的贏、輸、命運，最後得到的後果，都不是因為個人的

力量，而是一些外圍更大的東西。」

大明星撐場是陳可辛作品的另一大特色，但在陳可辛的劇組，始終洋溢着輕鬆的氣氛，不少演員進組後還會疑惑，導演為何從來不給自己講戲。陳可辛坦言，他始終認為，不能給演員事先設定框架，大明星來了，就用他最大的魅力。在《醬園弄》中，二三十位全明星陣容更是史無前列。

在陳可辛看來，每個明星在《醬園弄》中都實現了「改頭換面」，這也使得劇組形成了一種「肅然」的氛圍。拍戲時劇組很安靜，但每個人都試圖努力做好。

「我堅持拍，你們堅持看。」他對台下的年輕人動情地說，「在千人影院和陌生人一起哭笑，是流媒體永遠給不了的。」在他看來，觀眾是電影創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，一部電影只有到了觀眾那裏才算真的完成了。

有鑒於此，談到《醬園弄》的未來，陳可辛說，未來幾周又是一個冒險的旅程。「每部戲都比上一部更難，大陣容、大規模、大投資，其實風險更大、壓力更大。」他說，「我們都是凡人，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能力，能做的就是講些故事、跟觀眾交流，希望能夠共情。」



▲《醬園弄》將於6月21日起在內地上映。

▲陳可辛在現場憶起往事，感慨萬千。

香港中樂團《周·秦·漢·唐》音樂會反響熱烈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馬靜北京報道：香港中樂團6月15日在國家大劇院音樂廳演出「閻惠昌與香港中樂團2025」內地巡演第二場——《周·秦·漢·唐》音樂會，透過多首樂曲精彩演繹，引領觀眾們回溯中華千年文化發展脈絡。香港中樂團聯袂內地著名藝術家的精湛演出收穫滿堂喝彩，樂團更為觀眾四度返場。

《周·秦·漢·唐》音樂會由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閻惠昌執棒，以中國歷史上四個最具代表性的朝代為主題。音樂會由香港中樂團助理藝術總監兼常任指揮周熙傑創作的《周潮》揭開「周」朝序幕，融合《詩經》與儒道思想，重現周代的哲思精神。「秦」朝選取了民族音樂大師彭修文的幻想曲《秦·兵马俑》，通過壯闊音響描繪戍邊士卒的內在情感。「漢」代篇章為香港中樂團首任藝術總監吳大江根據蔡文姬詞作改編的《胡笳十八拍》，運用十二音技法，結合古琴、戰鼓與彈唱，由著名女高音吳碧霞主唱。音樂會壓軸奏曲則為著名作曲家趙麟以唐代背景創作的《度》，靈感來自玄奘西行的精神旅程。作品原為大提琴與笙而作，此次由香港中樂團委約趙麟改編為中樂版本，並特別邀請著名笙演奏家吳彤及大提琴家李垂誼作世界首演。

每個曲目演奏完畢，現場觀眾都給予經久不息的掌聲和叫好聲。熱情的氛圍感染了樂團。閻惠昌四度返場，指揮香港中樂團加演四首經典曲目，《送我一枝玫瑰花》、《唐響》（選段）、《世間始終你好》及《新賽馬》。閻惠昌表示，本場音樂會是香港中樂團首次四度返場的演出，全因被北京觀眾的熱情反應打動，期待不久的將來，會帶領香港中樂團再度訪京演出。

這是香港中樂團近期在北京及天津巡演中的第二場。樂團13日已於北京藝術中心上演《笙與管風琴的對話》，還將於今晚（18日）在天津音樂廳舉行《名家名曲會津門》演出。

北京觀眾于女士特意帶自己十歲的兒子觀看了音樂會，她告訴記者，孩子正在學習二胡，早就耳聞香港中樂團是民樂翹楚，此前還帶孩子去香港觀看過演出，這次能在北京再次看到樂團演出很高興。「民樂翹楚名不虛傳，香港中樂團的演奏絕對是殿堂級的，相信對孩子也是一次獲益匪淺的薰陶和學習。」



▲《周·秦·漢·唐》音樂會現場。